

我一直困在名为世界的迷宫里，直到那个夜晚。

迷宫里弥散着茫茫的雾，挤满匆匆的人。形形色色的人们躺着，走着，跑着，蜷缩在角落阴影里喃喃自语，或是用力从身边挤过，弄疼你却没有任何一句抱歉。没有人找到过出口。我也不曾找到过出口。

直到，那个夜晚。终于有微微的灯火从雾气里向我显现，为众人所未见，仅为我目所明。

飞机从H市飞往C市。深夜十点才起飞的航班空空荡荡。机身在引擎的轰鸣中抬升，缓慢地腾起，离开与地面的接触。一切繁琐事都被留在地面上。金钱也罢，性欲也罢，事业也罢。窗外的夜空，纯粹的黑。

轻微的颠簸颤动中，我渐渐失去意识。被一阵猛烈的倾斜晃醒时，飞机已盘旋在C市的上空，开始调整方向准备降落。

凝视着熟悉的故乡的夜。从黑色的两江生长出密密麻麻的灯火的细流，织成一张黄色的网。而我目光触及的正下方，应是一座山体，仍是纯粹的黑，无半点灯火透出。在四周灯火环绕下，像是沉默在光的海洋中的孤岛，或是一只高傲的蓝鲸。

黑色，黑色，黑色。从山体到半空，直到我的窗外，都是纯粹的黑色。空空荡荡的黑色。

空空荡荡。那么浓郁的黑色。凝重如实质般的黑色。空空荡荡？

不，不是如此。过去的我以为它是空的，只是服从于一种惯性般的、经验性的懒惰。它绝不是空的。看，仔细看。从黑色的山直到飞机盘旋的高空。

那是一个如此丰富的世界，未曾被世人察觉的世界。百米高的黑色巨树扎根在山体上，探入高空中，笔直如神灵的箭。黑色的古老城堡在巨树林中显现，窗台雕饰着古老的六芒星图案。修长的黑色石板路依靠着树干盘旋，穿梭在黑色的枝叶间。数米长的黑色生物张开双翼，缓慢地游动在黑色的空气中，像在海底滑游的鱼般从容。

世人看不见这一切，只因为它们皆是黑色，又轻易为灯光所消弭。

还因为，它那么荒凉，那么寂静。

然后，我看见了。纯黑色的她。沿着树枝间的石板路，缓缓地向高处爬升。黑色的世界里，她是唯一的一人。

她没有看向我。但我知道，她看见了我。她是来接我的。我在迷宫里被困了太久了，而她一直都在找我，要把我接回我本来的地方去。那是我们早就约定好的。多久以前呢？

我竟把这一切忘得一干二净。在漫长的轮回中，我把自己都弄丢了。

但她还是找到我了。她来接我了，接我离开这座雾气茫茫的迷宫。

我怔怔地望着窗外，忽然流下泪来。她找了我多久呢？一万年？十万年？

飞机忽然向左转弯，那座黑色的森林霎时向窗后退去。眼角的余光里，她似乎察觉到飞机的转向，驻足望向空中，可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她的面容，黑色的世界已消失在视野中。

我们再次错过。那束微微的灯火在雾气中匆匆闪过，隐去身形。

这只是向迷宫外的短暂的一瞥。我很快再次困入迷宫里。飞鸟也有落地的时刻，世界上没有只属于天空的生物。落到地面上的那一刻，浑浊的雾气便重新笼罩在身边。

这可憎的恶臭的雾气，日光不使它消融，反而使它增长，让它更浓郁，更令人窒息。

野马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

此雾，世人之以息相养也。

你看，我左边那人开口了。他滔滔不绝地开始吐出他的“主义”，浓浊的雾滚滚地从他昂扬的鼻孔里冒出来。

你看，我右边那人开口了。她趾高气昂地开始鼓吹她的“自我”，脏污的雾汨汨地从她精致地毛孔间流出来。

你听，我周围的人都在说话。它们说，更好的世界就在前方，只要你按我的方案来就好了。在它们的嚣叫中，在夜间略略消散的雾重复浓郁，狂喜般地颤动着。

有沉默者，缩在角落里喃喃自语。有远行者，已经漫步到雾气稀薄之地。此或偏执者，或至强者。而我只是弱小地继续拥挤在雾气浓郁之处。

来一场雨吧，我想。一场从天堂落下的雨，把这涕泗横流脓污遍地的迷宫洗得个干干净净。

雨落了下来。不过不是从天堂而落的纯净之雨。只是一场单纯到极点的，C市夏日常见的暴雨。我在雨中撑开脆弱的伞。

雨水模糊了一切。车灯，广告牌，路灯光。

狂躁的雨点，蓬勃的雨声，切割开世界和我。

一切都变得远了。我茫然地漫步，忘掉方向和时间。

车灯路灯都变得稀疏。不再看见广告牌或是行人。

雨的深处，出现了一个朦胧的影子。

是她来了。她的身形扭曲了雨丝的轨迹。她来接我了。

我匆匆地向她那边跑去。

可是雨太大了。她游动在视线的边缘。脚步凌乱无序。我艰难地追随着她的身形。

雨停了下来。我们再次错过了彼此。

而这场铺天盖地的大雨，却顷刻失去了踪迹。我站在一条干燥的田间小径上，两侧的农田里荒草已过人高。手里的伞不知去向。

我茫然地沿着路向前走。

一座青瓦房坐落在转角处。断裂的木梁一端埋在庭院的草木间，另一端还眷恋在青瓦片温柔的深处。坍塌的南墙，碎掉的半截青砖。墙外的池塘，水色天青，被草色环抱。

我曾路过此处？那是多少年前？还是说，我曾住在此处？

我记不清了。我也想不起我从何走到此处了。

怔怔地站在残墙边。青山的深处传来飘渺的呼喊声。

忽如远行客。

我向着深山走去。

翻过葱郁的阔叶林。草木接天。

迈过料峭的针叶林。清寒彻骨。

天高地迥，觉宇宙之无穷。

植被渐渐稀疏，露出疲惫而贫瘠的土色。

土黄色里混入苍凉的白。

最后的土没入荒芜的乱石间。

一望无际的、白色岩石的平原。

我看见她了，她站在天际线的尽头。

她没有回头。我知道她就在那里等我。

回头望向来的路。

只剩下无尽的荒原。

于是，我向着天际线处奔跑。

我再次看见黑色的山。竖立在白色的光线中。
她走进山底一个小小的洞口。我吃力地跟上她。就要到终点了。
那是一条细长的隧道。

我踏进隧道。再回头，洞外只剩下纯粹的黑暗。我缓缓地沿着隧道向前走。冰冷的水滴从石壁上渗出。

地面上散落着乱七八糟的东西。
废弃的手机。乱作一团的耳机线。屏幕碎掉的电脑。埋在地里的蓝色卫衣。
用过的避孕套。发皱的海报。掰断的 CD。破了几十个洞的牛仔裤。
生锈的煤油灯。脱落的工兵镐头。泛黄的工程力学教材。徽章不知去向的绿色军帽。
洞壁上刷着褪色的红色标语。
只有残本的黄皮书。黑色油墨散发着淡淡的味道。
古旧的线装书。缺少嵌珠的钗子。半把锄头。沾泥的红缨。
缺角的长明灯。破口的瓷器。
腐烂的竹筒。瘸腿的青铜器。变形的兽纹。
我走过它们。再回头，背后只剩下茫茫的黑色，如虚空，如深渊，如海洋。
我迈过一切。一切消失掉。
这就是“消逝”的意思。现在褪色的一切，过去都同样鲜活。煤油灯也有光亮的时刻。
现在从来不比过去高贵。未来也不必现在高贵。一切终将褪色。终将消逝。
一切都已经消失。我接近了另一端的洞口。
白色的天光刺眼。她的背影立在洞口处，那么扎眼。
我找到你了。
她转过头，我终于看清她的脸。
一个空空的洞。